豈　敢

六度集經卷第三

吳康國沙門康僧會　譯

布施度無極經　此有十一章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者有國王号曰和默王行仁平愛民若子正法治國民无怨心其國廣大郡縣甚多境界熾盛五穀豐熟國無災毒壽八万歲和默聖王明令宮中皇后貴人百官侍者執經維臣教以政法各理所部王常慈心愍念衆生悲其愚惑狂悖自隆尋存道原喜无不知哀護衆生如天帝釋煞盜淫泆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如此之凶無餘在心孝順父母敬愛九親尋追賢者尊戴聖人信佛信法信沙門言信善有福為惡有殃以斯忠政十善明法自身執行重勑后妃下逮賤妾皆令尊奉相率為善布告四鎮臣民巨細皆令帶誦心執修行國有貧者不任窮困失計行盜財主得之將以詣聞王曰尒

盜乎盜者曰實盜王曰尒何緣盜乎盜者曰實貧困無以自活違聖明法

計行盜財主得之將以詣閻王曰尒

盜乎盜者曰實盜王曰尒何緣盜乎
盜者曰實貧困無以自活違聖明法
蹈火行盜王悵愍之嘉其至誠悆然
內愧長歎而去民之飢者即吾餓之
民之寒者即吾裸之重曰吾勢能令
國无貧者民之苦樂在我而已即大
赦其國出藏珍寶布施困乏飢渴之
人即飲食之寒者衣之病者給藥田
園舍宅金銀珠璣車馬牛錢恣意所
索飛鳥走獸都及衆生五穀爲草亦
從所好自王布施之後國豊民富相
率以道民无煞者盜人財物婬人婦
女兩舌悪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兒
愚之心寂而消滅皆信佛信法信沙
門言為善有福作悪有殃舉國和樂
鞭杖不行讎敵稱臣戰器朽于藏牢
獄無繫囚人民稱善我生遇哉天龍鬼
神无不助喜祐護其國毒害消竭五
穀豊熟家有餘財王內獨喜即得五
福一者長壽二者顏華日更好色三
者德勳八方上下四者無病氣力日增五
者四境安隱心常歡喜王後壽終如
強健人飽食快卧忽然上生忉利天

强健人飽食快卧忽然上生忉利天
上其國人民奉王十戒無入地獄餓

鬼畜生道中者壽終䰟靈皆得上天
佛告諸沙門時和默王者吾身是也諸
沙門聞經皆大歡喜為佛作礼而去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孤獨家遭宿命殃貧窶尤
困草衣草席菜糜自供雖為極困足
不蹈無道之宅手不執无道之惠志
行清淨衆邪不能染其心朝禀暮講
經戒不釋於口世尊所歎衆智所敬
雖衣食不供於身以奉養聖衆隨家所
有菜糜草席不乏一日諸沙門曰四
姓貧困常有飢色吾等不可受彼常
食經說沙門一心守真戒具行高志
如天金不珎財色惟經是寶絕滅六
飢故誓除饉何恥分衛而不行乎共
詣佛所本末陳之世尊默然後日四
姓身詣精舍稽首畢一面坐佛念諸
沙門前所啓事問四姓曰寧日慈施
供養比丘不對曰唯然擧問曰供但
恨居貧菜糜草席枉屈聖賢以為默
默衆祐曰布施之行惟在四意慈心
向彼悲心追愍喜彼成度護濟衆生

向彼悲心追愍喜彼成度護濟衆生

雖施微薄其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為常所願自然眼色耳聽鼻香口味身服上衣心皆欣懌不懼乏也若施菲薄心又不悅後得其福福中之薄官位七寶得不足榮處在薄中心又慳儉不敢衣食惴惴恰恰未嘗歡喜腹飢身寒有似乞人徒生徒死无善以自祐也若施以好心不懇誠憍慠自恃身不恭恪綺求華名欲遠揚已後有少財世人空稱以為巨億內懼劫奪衣常菲薄食未嘗甘亦為空生空死比丘未嘗履其門遠離三尊恒近惡道惠以好物四等勸奉手自斟酌存意三尊普令衆生逢佛昇天苦毒消滅後世所生願無不得值佛生天必如志願也

昔有梵志名曰維藍榮尊位高為飛行皇帝財難籌筭體好布施名女上色服飾光世以施與人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澡𤬪盥槃四寶交錯金銀食鼎中有百味奏水名牛皆以黃金韜衣其角一牛者日出四升湩皆從犢子織成寶服明珠綻綴牀榻幃帳寶

子織成寶服明珠綩綖牀㯓幃帳寶

絡光目名象良馬金銀鞍勒給用衆
寶諸車華蓋虎皮為座彫文剋鏤无
好不有自名女以下至于寶車事事
各有千八十四枚以施與人維藍慈
惠八方上下天龍善神无不助喜如
維藍惠以濟凡庶畢其壽命无日疲
懈不如一日飯一清信具戒之女其
福倍彼不可筭籌筭又為前施并清信
女百不如清信具戒男一飯具戒男
百不如具戒女除饉一飯女除饉百
不如高行沙弥一人飯沙弥百不如
沙門一人具戒行者心無穢濁内外
清絜凡人猶瓦石具戒高行者若明
月珠也瓦石滿四天下猶不如真珠
一矣又如維藍布施之多逮于具戒
衆多之施不如飯溝港一溝港百不
如頻来一頻来百不如不還一不還
百不如飯應真一人又如維藍前施
及飯諸賢聖不如孝事其親孝者盡
其心無外私百世孝親不如飯一辟支
佛辟支佛百不如飯一佛佛百不如
立一刹守三自歸歸佛歸法歸比丘

僧盡仁不煞守清不盜執貞不犯他
妻奉言不欺孝順不醉持五戒月六

僧盡仁不殺守清不盜執貞不犯他

妻奉信不欺孝順不醉持五戒月六
齋其福魏魏勝維藍布施万種名物
及飯賢聖其為難等矣持戒不如等
心慈育衆生其福无盡也雖為菜糜
草席執三自歸懷四等心具持五戒
山河可秤量斯福難籌等也佛告四
姓欲知維藍者我身是四姓聞經心
大歡喜作礼而去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厥體高大身毛
五色蹄角奇雅衆鹿伏從數千為群
國王出獵鹿群分散投巖墮坑盪樹
貫棘摧破死傷所殺不少鹿王覩之
哽噎曰吾為衆長宜當明慮擇地而
遊苟為美草而翔於斯凋殘羣小罪
在我也徑自入國國人覩之僉曰吾
王有至仁之德神鹿來朝以為國瑞莫
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貪
生寄命國界卒逢獵者虫類奔迸或
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愛物實為可
哀願自相選日供大官乞知其數不
敢欺王王甚奇曰太官日不過一不
知汝等傷死甚多若實如云吾誓不
獵鹿王退還悉命羣鹿具以斯意示

其禍福群無大德自相差次應先行

獵鹿王退還悲命羣鹿具以斯意示
其禍福群鹿伏聽自相差次應先行
者每當就死過辭其王王為泣涕誨
喻之曰觀世皆死孰有免之尋路念
佛仁教慈心向彼人王慎無怨矣日
日若茲中有應行者而身重胎曰死
不敢避乞須免身更取其次欲以代
之其次頓首泣涕而曰必當就死尚
有一日一夜之生斯須之命時至不
恨鹿王不忍枉其生命明日迺眾身
詣太官廚人識之即以上聞王問其
故辭答如上王愴然為之流淚曰豈有
畜狩懷天地之仁殺身濟眾履古人
弘慈之行哉吾為人君日殺眾生之
命肥澤己體吾好兇虐豺狼之行乎
狩為斯仁有奉天之德矣王遣鹿去
還其本居勅一國界若有犯鹿者與
人同罰自斯之後王及群寮率化黎
民尊仁不殺潤逮草木國遂太平菩
薩世世危命濟物功成德隆遂為尊
雄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是吾身也
國王者舍利弗是菩薩慈惠度無極
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鴿鳥生子有三時國
大旱無以食之[illegible]

昔者菩薩身為鸚鳥生子有三時國

大旱無以食之裂掖下肉以濟其命
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
无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食吾等乎三
子愴然有悲傷之情又曰寧殞吾命
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
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難踰
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
告諸比丘鸚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
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
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百委其
舊疋欲青雀妻惟食甘露好果孔雀
為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
覩孔雀云其肉可為藥寤以啓聞王
命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誰能得之
娉以季女賜金百斤國之獵士分布
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
即以蜜麨每處塗樹間孔雀輙以供其
妻射師以麨塗身尸踞孔雀取麨人
應獲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
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價子原吾
命矣人曰大王賜吾金百斤妻以季
女豈信汝言乎即以獻王孔雀曰大

女豈信汝言乎即以獻王孔雀曰大
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

水吾以慈呪服之疾即愈矣若其无
效受罪不免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
疾皆愈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
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
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
率土黎民衆疾可愈若有疑望願杖
捶吾足王曰可雀即如之國人飲水
聾聽盲視瘖語躄申衆疾皆然夫人
疾除國人並得無病无有宮孔雀之
心雀具知之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
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
可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
王曰何謂三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
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
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
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㮈食供
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
斯吾癡也獵士癡者吾至誠之言捨
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
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
矣捐佛至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
婬亂惑致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

婬亂惑致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

苦無數思還為人猶无羽之鳥欲飛
昇天豈不難哉婬婦之姣蠱諭如魑魅
亡國危身靡不由之而愚夫尊之方
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
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
顏如感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斯謂
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自是之後
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
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國王者舍利
弗是獵士者調達是夫人者調達妻
是也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執貞不娶婬泆
窈盡處山澤不樂世榮以茅草為
蘆蓬蒿為席泉水山果以支命志
弘行高天人歎德王娉為相志道不
仕處于山澤數十餘載仁逮衆生禽
狩附恃時有四禽狐獮猴兎斯四狩
日供養道士請心聽經積年之久山
果都盡道士欲徙尋果所盛四狩憂
曰雖一國榮華之士猶濁水滿海不
如甘露之一升也道士去者不聞聖
典吾為衰乎各隨所宜求索飲食以
供道士請留此山庶聞大法僉然曰

供道士請留此山庶聞大法僉然曰
可猕猴索果狐化為人得一囊麨獺
六度集經卷第三 第十丈
得大魚各曰可供一月之粮兎深自惟
吾當以何供養道士乎曰夫生有死身
為朽器猶當棄捐食凡夫万不如道
士一即行取樵然之為炭向道士曰
吾身雖小可供一日之粮言畢即自
投火火為不然道士覩之感其若斯
諸佛歎德天神慈育道士遂留曰說
妙經四狩稟誨佛告諸沙門梵志者
錠光佛是也兎者吾身是也猕猴者
秋路子是也狐者阿難是也獺者目
連是也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寶齊國財常好
濟貧惠逮衆生受一切歸猶海含流
時有友子以泆蕩之行家賄消盡理
家愍焉教之曰治生以道福利無盡
以金千兩給子為本對曰敬諾不敢
違明誨即以行賈性邪行嬖好事鬼
妖婬蕩酒樂財盡復窮如斯五行賜
盡其財窮還守之時理家門外糞上
有死鼠理家曰夫聰明之善士者何
以彼死鼠治生成居也有千兩而窮
困乎今復以金千兩給汝時有丸兒
六度集經卷第三 第十二

困乎今復以金千兩給汝時有乞兒

遂聞斯誨愴然而感進由猶乞食還
取鼠去終微妙教具乞諸味調和炙
之賣得兩錢轉以販菜致有百餘以
微致著遂成富姓閑居憶曰吾本乞
兒緣致斯賄乎寤曰由賢理家訓彼
覓頓吾致斯寶受恩不報謂之背明
作一銀案又為金鼠以衆名珎滿其
腹內羅著案上又以衆寶瓔珞其邊
具以衆甘禮彼理家陳其所以今眷
天潤理家曰賢哉丈夫可為教訓矣
即以女妻之居處衆諸都以付焉曰
汝為吾後當奉佛三寶以四等心救
濟衆生對曰必終佛教矣後為理家
之嗣一國稱孝佛告諸沙門理家者
吾身是也彼蕩子者調達是以鼠致
富者槃特比丘是調達壞吾六億品
經言順行逆死入太山地獄槃特比
丘壞吾一句乃致度世夫有言無行
猶膏以明自賊斯小人之智也言行
相扶明猶日月含懷衆生成濟万物
斯大人之明也行者是地万物所由
生矣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有獨母為理家賃守視田園主人

昔有獨母為理家賃守視田園主人
有得餉遺食時時至欲食沙門從乞

心存斯人絶欲棄邪屛行清真濟四
海餓人弗如少惠淨戒真賢者以所
食分盡着鉢中蓮華一枚着上貢焉
道人現神足放光明母喜歎曰真所
謂神聖者乎願我後生百子若茲母
終神遷應為梵志嗣矣其靈集梵志
小便之處鹿舐小便即感之生時滿
生女梵志育焉年有十餘光儀庠步
守居護火女與鹿戲不覺火滅父還
恚之令行索火女至人聚一蹈步處
一蓮華生火主曰尒遶吾居三帀以
火與尒女即順命華生陸地圍屋三
重行者往足靡不雅奇斯須宣聲聞
其國王王命工相相其貴賤師曰必
有聖嗣傳祚无窮王命賢臣娉迎礼
備容華弈弈宮人莫如懷妊時滿生
卵百枚后妃逮妾靡不嫉焉豫刻芭
蕉為鬼形像臨産以駿被覆其面惡
露塗芭蕉以之現王衆妖弊明王感
信矣羣邪以奩盛卵密覆其口投江
流矣天帝釋下以印封口諸天翼衛
順流停止猶柱植地下流之國其王

順流停止猶柱植地下流之國其王

於臺遥覩水中有臺流下煒燁光耀
似有軋靈取之觀焉覩帝印文發得
百卵令百婦人懷育熅煖時滿體成
顏景踦世相好希有力幹勢援兼人
產為百男生有上聖之智不啓而自明
百倍言音之響有若師子之吼王即
具白象百頭七寶鞍勒以供聖嗣令
征隣國四隣降伏咸稱臣妾又伐所
生父王之國國人巨細靡不悚慄王曰孰
有能却斯敵者乎夫人曰大王无懼
覩敵所由攻城何方臨之興觀為王
降之王即覩敵所由而立觀矣母登
觀揚聲曰夫逆之大其有三矣不遠羣
邪招二世各斯一也生不識親而逆
孝行斯二也恃勢縱親毒向三尊斯
三也懷斯三逆其惡無盖爾等張口
信現乎今母捉其乳乳尖遠射百子口
精誠之感飲乳情哀僉然俱曰斯則
吾親泣涕交頸叉手步進叩頭悔過
親嗣始會靡不哀慟二國和睦情過
伯叔異方欣然靡不稱善諸子覩世
無常如幻辯覩學道遠世穢垢九十
九子皆得緣一覺一子理國父王崩

九子皆得緣一覺一子理國父王崩

為王大赦衆罪壞牢獄裂池塞免奴
使慰孝悌養孤獨開帑藏大布施隨
民之願給以十善為國法人人舞誦
家有孝子興立塔寺供養沙門誦經
論道口無四惡諸毒歇盡壽命益長
天帝養護猶親育子佛告諸沙門留
為王者吾身是也父王者今白淨王
是母者今舍妙是菩薩慈恵度无極行
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時為梵志經學明達國人
師焉弟子五百皆有儒德體好布施
猶自護身時世有佛号嚧如来無所
著正真尊最正覺將導三界還神本
無菩薩覩佛欣然自歸請佛及僧七
日留家盡禮供養梵志弟子各諍所
主一人年稚師使之行還請事作師
曰有事無作者尒攝之焉童子對曰
惟燈无主者也師曰善哉弟子以坩
盛麻油膏淨自洗浴白疊纏頭自手
然之天人龍鬼覩其猛力靡不拊手
驚愕而歎世未嘗有斯必為佛矣嘉
之焉令明徹夜而頭不損心定在經
霍然無想七夜若茲覩無懈惓念矣

霍然無想七夜若茲覩無懈惓念矣
佛則授決却无數劫汝當為佛号曰

錠光項中肩上各有光明救授拯濟
衆生獲度其為无量天人鬼龍聞當
為佛靡不嘉豫稽首拜賀梵志念曰
彼其得佛吾必得也須當受決而佛
去焉前稽首曰令設微供誠吾盡心
願授吾決佛告梵志童子作佛之時
當授尒決梵志聞當得佛喜悉有身
自斯之後遂大布施飢食寒衣病給
醫藥蜎飛蚑行蠕動之類隨其所食
以時濟之八方諸國稱為仁父也佛
告舍利弗童子者錠光佛是梵志者
吾身是也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
如是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
三尊慈向衆生觀市覩鼈心悼之焉
問價貴賤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
尚濟衆生財富難數貴賤无違荅曰
百万能取者善不者吾當烹之菩薩
荅曰大善即雇如直持鼈歸家澡護
其傷臨水放之覩其遊去悲喜誓曰
太山餓鬼衆生之類世主牢獄早獲
免難身安命全如尒今也稽首十方

免難身安命全如尒令也稽首十方
又手願曰衆生擾擾其苦無量吾當
為天為地為旱作潤為漂作筏飢食
渴漿寒衣熱凉為病作醫為冥作光
若有濁世顛倒之時吾當於中作佛
度彼衆生矣十方諸佛皆善其誓讃
曰善哉必獲尒志鼈後夜来齧其門
怪門有聲使出覩鼈還如事云菩薩
覩之鼈又語曰吾受重潤身體獲全
無以荅潤虫水居物知水盈虛洪水
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
迎荅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
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
高時至鼈来曰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
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
船菩薩曰取之鼈云大善又覩漂狐
曰取之鼈亦云善又覩漂人搏頰呼
天哀濟吾命曰取之鼈曰慎无取也
凡人心偽尠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為
凶逆菩薩曰虫類尒濟人類吾賊豈
是仁哉吾不忍也於是取之鼈王悔
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荅曰
吾獲如来無所著至真正覺者必當
六度集 卷第三
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蛇狐各去狐以
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金百斤

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蛇狐各去狐以

六度集經卷第三 第十八丈

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
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鼠還曰小虫受
潤獲濟微命虫穴居之物求穴以自
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
盜吾精誠之所致願以貢賢善菩薩深惟
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
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
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
漂人曰尒掘塚劫金罪福應奈何不
半分之吾必告有司言曰貧民困乏
吾欲等施尒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
遂告有司菩薩見拘无所告訴惟歸
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
難莫有怨結如吾今也鼠蛇狐會曰奈
斯事何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
關入獄見菩薩顏色有損愴而心悲
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咋太子其
毒尢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則瘳
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將殞
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
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所由
囚人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
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為國相

六度集經卷第三 第十九丈 豈

執手入宮並坐而曰

甚哉即說滂人大赦其國封為國相
執手入宮並坐而曰賢者說何書懷

何道而為二儀之仁惠逮衆生乎對
曰說佛經懐佛道也王曰佛有要乎
曰有之佛說四非常存之者衆禍殄
景祐倡王曰善哉願獲其實曰乾坤
終訖之時七日並列巨海都索天地
烟然須弥崩壞天人鬼龍衆生身命
霍然燋盡前盛今衰所謂非常矣明
士守無常之念曰天地尚然宮爵國
土焉得久存得斯念者乃有普慈之
志矣王曰天地尚殞豈況國土佛說
非常我心信哉理家又曰苦之尤苦
者王宜知之王曰願聞明識曰衆生
識靈微妙難知視之無形聽之无聲
弥也天下高也无蓋汪洋無表輪轉
无際然飢渴于六欲猶海不足于衆
流以斯數更太山燒煑諸毒衆苦或
為餓鬼洋銅沃口役作太山或為畜
生屠割剝裂死輙更刃苦痛无量若
獲為人處胎十月臨生急笮猶索絞
身墮地之痛猶高隕下為風所吹若
火燒已溫湯洗之甚沸銅自沃至于
喪身猶刃自剝如斯諸痛其苦難陳

喪身猶刃自剝如斯諸痛其苦難陳

年長之後諸根並熟首白齒墮內外
虛耗存之心悲轉成重病四大欲離
節節皆痛坐臥須人醫來加惱命將
欲終諸風並興截筋碎骨孔竅都塞
息絕神逝尋行所之若其昇天天亦
有貧富貴賤延筭之壽福盡罪來下
入太山餓鬼畜生斯謂之苦王曰善
哉佛說苦要我心信哉理家又曰夫
有必空猶若兩木相鑽生火火還燒
木火木俱盡二事皆空往古先王宮
殿臣民今者磨滅不覩所之斯亦空
也王曰善哉佛說空要我心信哉理
家又曰夫身地水火風矣彊為地軟
為水熱為火息為風命盡神去四大
各離無能保全故云非身矣王曰善
哉佛說非身吾心信哉身且不保豈
況國土乎痛夫我先王不聞無上正
真最正覺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矣理
家曰天地無常誰能保國者乎胡不
空藏布施飢寒之人乎王曰善哉明
師之教快哉即空諸藏而布施貧乏
鰥寡孤兒令之為親為子民服炫煌
貧富齊同舉國欣欣含笑且行仰天

貧富齊同舉國欣欣含笑且行仰天
歎曰菩薩神化乃至於茲乎四方歎
德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
吾身也國王者弥勒是鼈者阿難是
狐者鶖鷺子是虵者目連是漂人者調
六度集經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
達是菩薩慈惠度无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為沙門行恒處山林慈心
悲心悲愍衆生長苦輪轉三界何以
濟之靖心思惟索道弥原當以拯衆
而衣有虱身痒心擾道志不立手探
尋之即獲虱矣中心愴然求以安之
正有狩骨徐以置中矣虱得七日之
食盡乃捨邁展轉生死菩薩得佛經
緯教化時天大雪絕行路人國有理
家請佛并數千比丘供養七日厥心
爾穢宗室僉然而雪未晞佛告阿難
勅諸沙門皆還精舍阿難言主人恭
爾厥心未墮雪威未息分衛無處世
尊曰主人意訖不復供惠也佛即引
邁沙門翼從還于精舍明日世尊告
阿難汝從主人分衛阿難奉教而行
造主人門門人覩之無問其所以也
有須迴還稽首長跪如事啓焉又質
其原彼意無恒何其疾乎佛即為具

其原彼意無恒何其疾乎佛即為具
說如上又曰阿難吾以慈心濟虱微
命恵之朽髓七日之食令獲供養盡
世上獻宿命施恩恩齊七日故其意止
不復如前也豈况慈心向佛逮沙門
衆持戒清淨无欲高行内端已心表
以慈化恭恵高行比丘一人踰施九
廣累刧盡情也所以然者比丘攉懷
佛經有戒有定有慧解脫有度知見種
以斯五德慈導衆生令遠三界万苦
之禍矣阿難曰遇哉斯理家面獲慈
養如来無所著正真道㝡正覺道法
御天人師并諸沙門或有溝港頻来
不還應真或有開士建大弘慈將導
衆生者乎斯福難量其若海矣難稱
猶地也佛言善哉阿難真如所去佛時
難遇經法難聞比丘僧難得供養如
優曇華時一有耳佛說如是比丘歡
喜稽首承行菩薩慈恵度无極行布
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三